

似水流年

黄土情

郭亚峰

在过去，一提起西北，尤其是甘肃，就让人想到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荒凉、干旱少雨！其实甘肃跨度很大，不缺水的地方也有很多。

在遥远的西北边陲，有一座小城，山清水秀，绿树成荫，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陇原大地。没错，这里就是我的家乡——甘肃陇南。

我们家离三国时期诸葛亮“六出祁山”中的祁山15公里，离秦人的发源地礼县大堡子山20公里，地处西汉水上游。从小听着三国时期的故事长大，邓艾灭蜀时偷渡的阴平古道就是在陇南。记得当年陆游游历剑门关时，曾发出“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负人”的感慨，其中的阴平说的正是这里，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农历的五六月，快要收割麦子的季节，家乡最为忙碌，当然也是气候最好的时候。五月初，绿油油的麦田和盛开的油菜花很是醉人，周末在家，一大早便被欢快的鸟叫声从睡梦中唤醒，这时候再也睡不着了。起床后迎着初升的太阳，沿着乡间的小路，一直走向漫山遍野的麦田。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走出压抑的课堂，闻着扑鼻的花香，听着愉悦的鸟鸣，吃着沿路的瓢子（野草莓，陇南本地的叫法），戴着野花编织成的花冠，站在山顶，望着宜人的秀丽山川，很是愉悦。周末是一周里最为开心、轻松的时候。

五月下旬到六月初，伴随着布谷鸟的叫声，油菜籽也熟了，收割完油菜籽后，绿油油的麦田也逐渐变成金灿灿的麦穗。那时，还有半个多月左右小麦才熟。在爷爷那个年代，收割完油菜籽，到小麦还没熟的这段时间，很多甘肃人都跑到陕西去收割小麦来赚取一点生活费，这些人也被亲切地称为“麦客”。等收割完关中平原的麦田，自己家的麦子也熟了，再跑回来收割自家的麦子。

收割小麦特别忙碌，凌晨三四点钟天还没亮，村里人拿着镰刀，便去地里忙起来。割完的麦子扎成一捆一捆，晒两三天，等失去水分稍微干的时候就用背架（老家人自制的背东西的架子）把它们背到农场里。那时候年龄小，所以我只参与背小麦，不参与收割，每天大早上还在睡梦中就被父母叫起来。等全部将麦子收到农场后，请来开拖拉机的师傅进行碾压，将粮食与秸秆分开，粮食拿来磨面食用，秸秆留着拿来做饭取暖，也可以拿来喂养牲口。由于我家没养牲口，因此这时也是一年当中最为劳累痛苦的时候，脸上和

胳膊晒黑后能脱一层皮。

当然，痛苦的只是身体，心情却很好。在农村，父亲一般都在外面打工挣钱养家，母亲打理家中一切，只有忙碌的时候，父亲才回家帮忙。这个时间段，不只父亲，邻居家的叔叔伯伯也都回来了，人很多，很是热闹，跟过年一样。大家互相帮忙，将粮食收进家里，那时候我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饭量很大，也许是背小麦太耗体力，再加上长个的缘故，家里的凉面一顿能干三大碗。

有的不只是忙碌，还有很多的乐趣。夏天，山上有很多蚂蚱，自己捉不到的时候就在地上打滚哭闹，爷爷和爸爸看不下去了就只能放下手中的活帮忙捉好几只，拿一种长得像荷花的植物叶子包起来，等回家后，放进用小麦秸秆做成的笼子里。那时，走路从不往地下看，眼睛时时刻刻盯着树枝寻找鸟窝，然后约三两个小朋友爬上树将鸟窝掏下来，在这个财务自由都实现不了的年纪，小时候却实现了捉鸟自由，基本每个小朋友人手一两只。记得有一次趁母亲不在，爬上窗把屋檐下的鸟窝给端了，母亲知道后，将我绑在门上一顿绳子伺候，打得一个皮开肉绽。虽说打的时候很疼，但是事情过了之后，还是改不了喜欢爬树掏鸟窝的毛病。

收完粮食后就要晒粮食，这个时候，父亲已经出远门，晒粮食的任务留给母亲和我们兄弟以及年迈的爷爷。还没开学，正是玩耍的时候，有时候趁母亲不注意，溜烟跑出去，和门口等待许久的小朋友直奔离家不远的河边，脱光衣服，一个猛子扎进去，炎热的气温瞬间变得畅快很多。

童年，总是那么快乐，那么无忧无虑，那山还是那山，那水也还是那水，只是现在很少有人种庄稼了，年轻人都跑到了外地去打工，只有出不了门的老人还在苦苦支撑，种着少量的田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离去了，年轻人也变老了，小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小孩。时光偷走了我们的岁月，偷走了我们无忧无虑的童年，偷走了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些亲人，留下的是无尽的惆怅。纵使这样，我依然深爱着那片土地。老人说：“树高千尺不忘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不知道有多少游子，在千里之外落地生根。

他乡变故乡，故乡变他乡，但却乡音未改，那里也成了无尽的牵挂……

诗情画意

往事贮藏在夏天（外二首）

吴跃华



我们在午后的合欢树上捕捉金龟子，
在长满水草的小河边钓鱼，
我们沿着铁路捡烟花，
渴了就在老表家的山地里摘西瓜。
那条往来城镇的乡路上，
我们从天明走到夜黑，
曾经约定好要做的许多事，
来日方长或许也是遥遥无期。
就像说了那么多次再见，
而我还是会害怕离别，
我们终究会长大，
将往事贮藏在夏天。

我钟情于明月的幽静

当我赶上迷人的夏夜，
未央的心事，
如同水的涟漪在湖面绽放，
转瞬即逝，
唯有风的痕迹淡淡滑过，
印出别后经年的惆怅。

多少人穿过世界的繁华，
终要尘埃落定，
而我即使在尘埃也要卑微地探出。
和炙热的爱情相比，
我更钟情于明月的幽静。

我邂逅一只青春的飞鸟

我抬头看远方，
一只飞鸟出现在视线的路口，
也许它也在寻找曾经的青春，
鸡声茅店月的时光，
走在年少的夏天，
穿过乡村、田野，
邂逅那么多美好的事物：
父母劳作的背影，
茂盛的庄稼，
肆意绽放的野花，
涨满水的溪流，
随风而去的鹧鸪声。

心灵隽语

听风吟

言尘

夏夜，漫步在海滨大道，海潮一浪接着一浪，坐在海边干净的长椅上，晚风徐徐吹来，路旁的树叶发出了轻微的声音。我拿出耳机听起了歌曲《听风吟》，这首歌表达的是亲情、孝道，那纯净清澈的歌声，回荡在我的耳边，那深情温暖的歌唱，勾起了我童年幸福的回忆。我想起了父母，想起了儿时夏夜纳凉时那美好的时光。

童年在日复一日的岁月里成为了我生命中最诱人的磁场，始终吸引我去追忆、去怀念。油炒咸菜、肉丝清汤美味可口的味道还在嘴边，蓝布棉袄、开衩裤裆暖和舒适的回忆还在脑中，碰撞的弹珠、滚动的铁环带来的快活场面还在眼前。在父亲温暖的怀抱呵护下，在母亲甜蜜的乳汁滋养中，童年的我无忧无虑、无所畏惧、无限憧憬，握着笔，涂鸦描绘着心中的愿景；在美好的愿景中，尽情开放着艳丽的鲜花；那艳丽的鲜花，不停地散发着沁人的芳香。

童年的我在山中、在溪边、在田野、在河中，无论我爬得多高，走得多远，无论我玩得多疯，闹得多野，父母就是那一股清风，一直在我的周围环绕，听我唱，听我喊，看我闹，看我笑。

那风，就是父母温暖的怀抱。

如今，我问问山林，色彩缤纷的林间是否还藏着童年的梦想？问一问小溪，潺潺流动的溪水是否还会伴着我的歌唱？问一问田野，空旷无垠的田野是否还有我足够撒野的地方？问一问水井，甘甜清澈的井水是否还能映照出我日渐苍老的脸庞？

夏风吹，听风吟，童年的时光仿佛在哗哗作响的林间飘荡，飘来了父亲的气息；在潺潺水声的河边流动，流动着母亲的笑意；在灿灿金黄的田野摇晃，晃动着父亲的身躯；在绰绰月光下的石子路上晃荡，晃荡着母亲长长的影子……

那些在岁月之河慢慢流淌中，逐渐流失了的童年梦想；那些在时光的斗转星移中，找不到了的童年欢乐；那些在父母渐次离开后，随风消逝了的贴近心房的温暖，随着风声和歌声，又仿佛突然回来了，如梦如真。

听风吟，相思起，纳凉夜，望天上，风在响，您在哪儿？

那满天的星火是你的笑脸吗？能不能让我抱着风，能不能让我抱着您，再听听您的笑声，再听着您的歌谣？

那风声，多么美好；那星星，就挂在天上。